

#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社区教育资源 精准供给机制与策略

孙田琳子, 金约楠, 睦雨婷

(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国家数字化转型行动战略为社区教育资源供给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建设思路。随着后疫情时代社区教育内涵的转变,应根据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建立以居民学习需求为驱动、以供需契合为导向、以整合优化为特色的城市社区教育资源精准供给机制。从供给主体、需求主体和供需关系入手,促进社区教育资源精准整合、学习需求精准识别和供需关系的精准匹配,并从数字治理、数字循证、数字共享等角度提出社区教育资源精准供给策略,以期社区教育资源供给改革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社区教育; 教育资源; 精准供给; 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4)03-0028-06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社区教育是推动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载体。《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指出,“社区教育以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职业技能为宗旨”。新冠疫情期间,社区教育充分发挥了普及防疫知识、提高居家生活质量、助力社区治理的积极作用。居民的数字素养逐步提高,学习需求日趋多样,这激发了社区教育的新活力。然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教育资源存在资源不足与资源闲置并存、供

给与需求脱节、供给质量不高等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与整合。如今,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核心,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持续改进,为社区教育资源供给提供了新动力。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社区教育需运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同时,精确识别社区居民的群体特征和学习需求,重视资源供给的匹配度、资源开发的人本化、资源内容的质量,以及学习者的满意度,都将有助于打造学习型社会下的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

## 一、新时代境遇下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困境审视

### 1. 后疫情时代社区教育的内涵与价值流变

“社区”一词来自拉丁文,意为“共同的东西”。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认为,社区是以血缘、邻里、朋友关系为主的一种持久的、共同生活的社会共同体。<sup>[1]</sup>我国社区教育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区教育不断融合发展,成为国民终身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区教育的概念、内涵在探索实践中不断演变。2006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将“社区教育”定义为“在社区

**【收稿日期】**2023-03-20

**【基金项目】**2022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赋能江苏城市社区教育资源精准供给研究”,项目编号为22JYC006;2022年度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招标课题“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为GJS-XKT2204

**【作者简介】**孙田琳子(1990—),女,安徽芜湖人,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信息化;金约楠(2000—),女,浙江瑞安人,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资源;睦雨婷(2000—),女,江苏丹阳人,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资源。

中,开发、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开展旨在提高成员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成员的全面发展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活动。”学者对社区教育的理解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社区教育是“实现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提高以及社区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和过程”。<sup>[2]</sup>也有学者认为,社区教育“是在一定的社会区域内,把生活和教育结合成一体,发挥社区成员作用的、利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并为了社区的共同发展和社区生活的向前、向上而进行的一种全方位、全民的和终身的教育”。<sup>[3]</sup>可见,“终身性”和“生活性”是社区教育的本质属性。因此,从人们的生活实践和实际学习需求出发,不断调整社区教育内容体系,是推进社区教育健康发展、丰富社区教育内涵的重要途径。

随着城市的数字化发展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的深化,现代生活环境的变革推动了社区教育内涵和价值的演变。人们愈发意识到非学历教育与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居民的教育需求大幅增长,催生了全民参与、居家学习的社区教育热潮。如今,被赋予新内涵的社区教育主要有如下特征:一是教育主体全民化。社区教育的主体已经由老年群体转变为各年龄段的居民。在疫情防控措施下,社区成为人们学习的主要场所。社区教育能帮助不同年龄和社会背景的人获得新知识和技能,其参与对象不再仅仅是闲赋在家的退休群体或是随迁老人,一些中青年与儿童群体也不断加入其中。二是教育内容科普化。社区教育的内容已从娱乐休闲、文化熏陶,拓展到道德法规、科学常识、健康服务等城市治理相关领域。以往的社区教育以丰富居民精神生活、培养人文素养为主,但在疫情冲击下,社区教育与城市管理产生了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工作者通过社区教育的形式向居民提供更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如科学知识、道德法规、卫生常识等,以协助城市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三是教育形式在线化。经历了新冠疫情后,大部分城市居民已基本掌握操作智能手机、电脑、家电等数字技能。健康码、小区团购等新生事物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快捷。社区教育形式从传统宣传栏、海报等纸媒传播转变为微信群、小程序等线上交流。同时,开放课程的大力建设也为居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四是教育管理网格化。在疫情网格化社区管控措施下,社区管理模式从原来小区管理者与居民之间一对多的统一协调模式转变为点对点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在此交流模式下,教育资源的推送与管理也更为精细化和精准化,这为居民带来了私人定制般的

教育服务体验。因此,在数字化转型和后疫情双重时代背景下,社区教育的内涵与特征也随着居民学习需求的提升而发生转变,如何推进社区教育新范式的实践探索,构建后疫情时代的社区教育新生态是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 2. 资源供需现状与数字化转型诉求难适配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要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推动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社区教育工作要实现提升学习品质、加快教育智能化、社会协同参与、引领市民学习需求、增强服务能力等“五个转变”。《江苏省“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教育品牌建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建立社区教育课程资源共建共享联盟”。虽各地有相关政策文件出台,号召提升社区教育资源供给,但目前我国社区教育资源建设机制并不完善,存在注重规模扩张而忽视质量提升,缺乏统筹规划和精准服务的设计理念问题,也存在数字共享机制不健全、信息平台滞后、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只建不用、综合利用度不高等现象,以及居民动员度不够、参与度不高等问题。<sup>[4]</sup>在资源空间分布上,我国社区教育形成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广泛开展、中西部地区逐步推进”的三大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格局。<sup>[5]</sup>

从供需角度来看,我国社区教育资源开发主要是遵循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开发路径。这种路径的特点是,从供给主体出发提供教育资源,逐渐形成“建什么学什么”的单向资源开发模式。这种模式缺少学习需求与效果反馈机制,未能从需求角度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从而导致资源流通性差、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的出现。事实上,社区教育虽然得到了政府机构及其它职能部门的积极参与和推进,但它的基本动力和形式却还是由地区民众自发产生和形成的。<sup>[6]</sup>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建设应将权力重心下移,将资源建设、服务、管理等环节下放基层、融入民众之中。通过“自下而上”的引导,鼓励公众参与、社会协同,调动居民的教育资源服务需求。在宏观层面,需要多方统筹,实现资源的整合创新。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社区生活不断丰富,各年龄段居民的居家学习需求不断攀升。老人、儿童、中青年等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各不相同,这使得日益多元的资源需求与单一化资源供给不匹配,供需结构失衡导致了供需双方分配比例失调。因此,强化精准匹配与推送环节成为解决当下资源供给矛盾的关键。“精准供给”意味着对需求方的

需求进行精准识别与分析,对供应方的资源需重新规划与配置,以实现供需平衡。我们应转变现有资源供给方式,因地制宜扩大有效供给,从居民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出发,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sup>[7]</sup>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加快了数字行动部署。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数字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11月,《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实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同年12月,《“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强调,要提升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推进教育数字化和学习型大国建设,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旨在运用信息技术提升教育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教育的需求。社区教育作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是惠及全民社会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抓手,我们应紧跟时代步伐、

加快实施教育改革行动,积极推进城市社区教育数字化转型。面对数字化转型新诉求,应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物联网、5G、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优势,建设数字教育资源与学习环境,高效采集居民学习需求与学习过程数据,实现社区教育资源精准投放与共享。在智能技术支持的精准供给机制下,形成完整的资源建设与推送过程闭环,从顶层设计出发,在需求调查、规划设计、开发建设、流通共享、获取应用和反馈评价等环节统一协调,形成教育资源供给方与需求方的迭代平衡。<sup>[8]</sup>

## 二、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教育资源的精准供给机制

数字化转型为社区教育资源的供给机制提供了战略支持和创新思路,运用数字技术手段实现决策效率优化是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归依。资源开发者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建立以居民学习需求为驱动、以供需契合为导向、以整合优化为特色的城市社区教育资源精准供给机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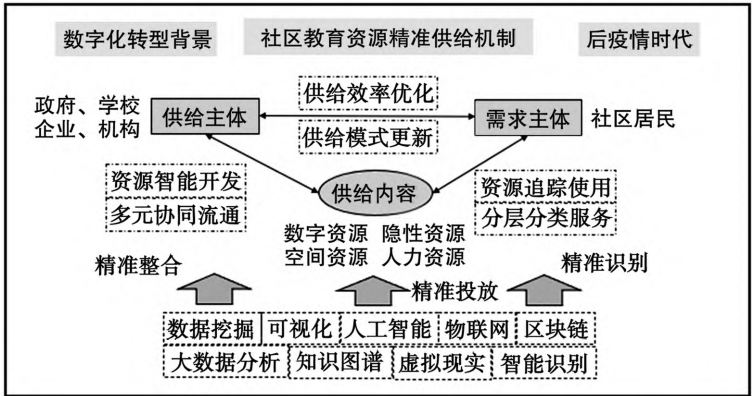


图1 社区教育资源精准供给机制示意图

### 1. 供给主体“新基建”助力数字教育资源精准整合

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深入应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依托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数字资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供给模式,提高供给质量”。<sup>[9]</sup>社区教育资源包括网络课程、空中课堂、电子图书等数字资源,也包括志愿者、教师、社区管理者等人力资源,还包括学校、老年大学、博物馆、艺术馆等空间资源,以及特色文化、传统节日、城市精神等隐性资源。在教育“新基建”助力

下,我们应推动资源开发模式的创新,积极建设数字图书馆、线上博物馆、智能科技馆等虚拟学习资源,提升居民居家学习的体验感和沉浸感,让学习者足不出户也能知晓天下。运用数字孪生技术、3D技术等先进手段,建设、改造居民周边的实体文化场馆,加强社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传统文化宣传、历史事迹记录、科学知识普及等社区教育活动,通过营造空间临场感激发居民学习热情,打造兼顾情境性和具身性的场馆学习体验。不仅如此,在资源开发环节,我们也可借助新兴技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例如,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教育资源内容的自动化审核和实时监管,运用知识图谱技术将现有资源进行分类标识,应用区块链技术保护资源知识产权

和加密用户隐私,通过用户评价和第三方评估提升资源质量等。<sup>[10]</sup>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公共产品需求理论认为,政府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调节和矫正的作用。社区教育资源属于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为保持公共需求与供给平衡,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供给责任,采取多元化的供给方式。因此,应推动以政府、学校为主导的社区基础教育资源开发,以市场、企业为主导的社区特色教育资源开发,构建更加智能的教育资源供给生态。在教育“新基建”平台的支持下,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终身化、数字化的学习服务。通过整合、优化现有资源,运用数据分析技术匹配供给主体与教育资源,旨在促进社区与周边的政府、学校、企业、文化单位、科研机构等多主体协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2. 需求主体:智能化技术引导学习需求精准识别

公共产品需求理论指出,在公共领域建设中,我们需要及时掌握消费者的个人偏好,以防在“搭便车”行为动机下产生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长期以来,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教育资源一直处于单向地被动接受状态,供给方提供什么资源,需求方就接受什么资源。同时,因宣传不够、组织不力,导致双方信息不对称,居民甚至不了解周边资源分布状况,更缺乏提出学习诉求和意向的主观能动性。教育资源供给方还未意识到挖掘学习需求的重要性,只是基于经验主义单方面地提供资源支持,教育资源的内容和形式难以契合当下日趋多样的居民学习需求,导致居民学习兴趣不高及已建资源的冗余浪费。麦克利兰(David C. McClelland)提出的成就动机理论指出,人们可以从具有挑战性的活动中获得成就感。学习动机是激发人们内在学习兴趣的驱动力,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的要求,也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前提。对于非功利性的社区教育而言,居民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是必不可少的驱动因素。

教育数字化转型要求我们改变传统思路,运用数字化思维解决教育问题,从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供给与应用等环节进行数据采集与分析,实现资源供给过程的数字化。我们应从需求主体出发,运用智能技术精准识别居民个性化学习需求,采用数据挖掘、学习分析技术进行供给需求分类,提供分层分类教育服务,为学习者个性化学习提供支持服务。根据居民的学习目的、媒体偏好、使用特征与意愿等自适应推送教育资源,向年长的学习者推送居家养生等生活化主题资源,向年幼儿童推送少儿科普等

知识内容,向上班求学者推荐职业技能相关知识,实现需求分层分类及资源自动匹配适宜的人群。同时,在资源供给过程中要具备用户思维,精细分析每个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应用大数据技术记录学习过程数据,用可视化技术追踪资源使用过程,用学习分析技术报告用户数字画像等,为居民提供无缝衔接的学习支持服务,营造智能化、泛在化的学习环境。此外,通过数据分析调研居民学习兴趣,根据需求导向进行聚类分析,建立社区学习共同体,开展线上线下读书会、文体活动、参观活动、主题交流活动等,打造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联通共享的学习型社区,增强居民文化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

3. 供需关系:数字技术实现融通式资源精准供给

如今,社区教育资源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更加注重资源的开发质量和利用效率。当资源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时都难以达到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因此,整合融通现有资源是解决社区教育资源短缺问题的关键。数字技术是构建精准供给体系的核心节点,数字技术重构了资源“供给—需求”循环链的生成路径,在资源供给端和需求端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连接作用。为避免社区教育资源同质化建设、解决资源供需两侧失衡问题,我们应按需建设供给侧教育资源,从内容和空间等维度多方面整合、分析社区居民学习需求,形成资源优化配置与供需关联机制。社区教育资源的合理投放,需要根据社区居民的人口分布、年龄结构、职业背景、学习需求、活动范围以及学习时间等因素科学规划,在政府相关机构的通力配合下,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供给,改善资源布局失衡的现状。同时,为动态解决社区教育资源供求不对称问题,需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供需互动过程的透明化、可视化、自适应化。通过算法自动精准匹配最优化资源供给路线,追踪记录并及时响应学习者的使用反馈,将细粒度的教育资源与多维度的学习需求精准匹配,进而推动资源的迭代更新和不断优化。此外,数字化转型行动需要建立多部门、多主体的协同工作机制,需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数字化治理合力,实现资源供给方与资源需求方的有效匹配。一方面,我们要优化资源供给效率,实时反馈学习需求,合理分配资源建设经费。通过数据分析供需双方的理想匹配关系与现实供给状况之间的差距,提出资源精准供给的最优解决方案,以实现社区教育资源精准供给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我们要更新资源供给模式,促进线上与线下资源的融通式供给,以高校和

开放大学作为社区教育的核心力量,推动周边中小学、企业、科研院所与社区资源整合,形成家庭、学校、社区、企业等多主体协同合作下的资源共享机制,促进教育资源在区域间的自由流通。

### 三、数字化转型下的社区教育资源精准供给策略

亚里士多德曾言“人类为了活着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更好留居于城市”,莎士比亚一言以蔽之“城市即人”。社区是城市的基本组织单位,如今的社区教育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和诉求。社区教育资源不仅需要满足居民终身学习需求,还应承担协助社会治理、提升居民素养的责任与使命。

#### 1. 数字治理:融入社会治理资源内容设计

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社会组成的基层单位,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从“社区”向“社会”进化的过程。社区是多元主体共生的空间和场域,社区教育是社区治理实现民主自治、和谐共生、守望相助的重要渠道与推动力量,是各类个体和组织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共治方式。<sup>[11]</sup>特别是疫情期间,社区教育为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多地居民自发的志愿活动、管理活动、宣传活动、团购活动对社区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数字化转型”要求提升教育大数据的治理能力。社区教育资源的数字治理,一方面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解决资源的数字鸿沟、数字版权、隐私安全等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应通过数字资源的教学设计、价值引导、文化输出等协助社会治理。教育资源是教育内容、思想、理念传递的载体。因此,在日常社区教育活动中,我们应借助教育资源传递途径,激发居民的主体意识,号召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社区新生态。社会治理的根本逻辑是认同,城市社区教育的本质是通过居住空间、交往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全方位深度融合形成育人环境,从而提升人们的社区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sup>[12]</sup>社区教育内容虽覆盖幼儿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各学龄段,也统筹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教育场域,但其本质是促进人的终身学习。相比以知识为主导的正式教育,社区教育更注重人的情感、能力和社会价值观等内在品质的培养。在资源的设计与开发过程中,应融入文化遗产、科学知识、安全意识、本土特色、道德教育、思政教育等社会治理内容,打造地方特色精品课程,创建社区教育资源品牌。依托资源服务开展多样化的社区活动,营造先进的社区文化氛围,帮助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文化

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推动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

#### 2. 数字循证:搭建教育资源智能服务平台

近年来,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的研究理念从医学领域拓展到公共事业领域,主张公共决策应建立在最佳的科学证据之上。循证取向的社区教育资源建设既包含科学治理的社会公共价值,又包含教育实践的个体成长意义。“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要求我们从智慧教育生态视角整体布局,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我们应从顶层设计角度出发,规划社区教育资源精准供给方案,构建高质量的社区教育资源支撑体系。在此背景下,政府对居民学习数据的获取、存储、收集、处理等能力得以增强,基于数字证据的资源供给平台成为新的供给模式。资源服务平台是连接资源供给端和资源需求端的供给枢纽,资源开发者可借助拥有一定用户基础的社交数字终端,如微信、QQ、小程序、APP等,搭建集“建、供、用、评”一体化的社区教育资源智能服务平台,通过细粒度、精准化的动态数据,实现对优质资源的汇集、推送和共享。这不仅能够提高网络课程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也能为居民及时更新周边实体教育资源建设情况,从而形成综合性资源配置方案。基于平台打造线上智慧社区,运用数字采集、挖掘、分析与可视化技术手段,精准识别居民个性化学习需求与反馈。发挥互联网、5G技术优势,整合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精准投放至社区,构建资源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双向联动机制,以整合和优化现有资源配置。依托智能服务平台,收集居民学习数据证据,为不同人群匹配个性化教育资源,构建居民学习者数字画像,形成可视化学习报告,及时反馈学习体验,形成良性循环的供给驱动机制。数字平台不仅解决了资源的个性化配置问题,还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激励机制。在社区学员的评价机制下,督促资源质量的提升,避免良莠不齐的资源占用公共空间。社区工作者可通过社区培训、宣讲宣传、上门回访等活动推广服务平台,以智能服务平台为切入口,实现居民学习需求和教育资源供给的有效衔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更新不足、资源获取不易、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

#### 3. 数字共享:建立家校协同共建共享机制

协同理论揭示了事物变化的普遍形式,指出当一个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协调配合,围绕共同目标协作运行,就能产生1+1大于2的协同效应。社区教育资源供给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半开放式系统,侧重于区域内部资源结构的协调与重组,将不同形式

的教育资源整合互补,避免资源的重复开发与闲置浪费,实现各个组织部门的作用及效益最大化。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心化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日益多样化的居民需求,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与社区街道、企事业单位、周边学校、志愿组织建立平等互补的长期合作关系,调动市场对社区教育资源开发的积极性,将资源开发、管理、更新、维护、协调的职责让渡给各机构单位,并适当引入市场竞争制度,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学校和家庭是开展社区教育的核心场域,应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合力,实现人的终身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此来看,改变单一的资源供给模式,加强多元化办学主体合作,是社区教育资源供给结构改善的重要途径。在家校合作背景下,应将社区学校、开放大学、老年大学、中小学、高校等校园资源融通整合。学校通过定期举办公益讲座、公开课、座谈会、课堂观摩、在线课程等活动的形式加强与周边社区的联系,发挥学校的公共服务价值,促进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与社区教育资源融通共享。同时,在“双减”教育政策背景下,可以借助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交流这一切入点,在中小学生的课后服务活动中增加家庭教育内容,通过家庭代际关系带动整个家庭成员开展终身学习,形成家校社共育模式。利用高校、科研机构的人才优势,建立社区教育师资队伍,组建社区教育教师志愿队伍,以提升社区教育资源质量。通过建设家校社合作下的社区教育资源,可提升老年人媒介素养,培养青少年科学素养,强化成年人职业素养,从而助力数字化学习型城市建设,让社区回归人本逻辑,成为居民的诗意栖居。

## 【参考文献】

- [1][德]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2]厉以贤. 社区教育的理念[J]. 教育研究,1999(3): 20—24.
- [3]叶忠海. 社区教育学基础[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 23.
- [4]饶冠俊. 公众参与、数字赋能:构建高质量的未来社区教育资源建设新生态[J]. 成人教育,2022,42(3): 26—31.
- [5]肖甜,李劲松,李梦琦. 中国社区教育资源空间不均衡的研究述评与展望[J]. 当代教育论坛,2021(1): 59—66.
- [6]吴遵民. 关于对我国社区教育本质特征的若干研究和思考:试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3): 25—35.
- [7]罗殷.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社区教育资源整合优化路径研究[J]. 当代职业教育,2020(5): 83—89.
- [8]陈明选,冯雪晴. 我国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现状与优化策略[J]. 电化教育研究,2020,41(6): 46—52.
- [9]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EB/OL]. (2021-07-08)[2023-10-1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107/t20210720\\_545783.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107/t20210720_545783.html).
- [10]柯清超,林健,马秀芳,鲍婷婷. 教育新基建时代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方向与发展路径[J]. 电化教育研究,2021,42(11): 48—54.
- [11]桑宁霞,李京. 后疫情时代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何以可能[J]. 职教论坛,2021,37(12): 110—117.
- [12]李盛聪,陈思诗,李宜芯,陶兰琼,滕丽. 城市社区学习中心能力建设与路径探索[J]. 现代远距离教育,2022(3): 88—96.

## Precise Supply Mechanism and Strategy of Commun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N Tian-lin-zi, JIN Yue-nan, SUI Yu-t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Action strategies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uction ideas for the supply of commun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connot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a precise supply mechanism of urban commun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which is driven by residents' learning needs, guid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characterized by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supply subject, demand subject and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precise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learning needs and the precise match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precise supply strategy of commun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gital governance, digital evidence-based and digital sharing,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ply.

**【Key words】**community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ource; precise suppl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编辑/关永承)